

春

秋

集

傳

春秋集傳卷之九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宣公

公名接一名倭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五年元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按宣與於弑而脩即位之禮以自託於正宣之有即位猶桓之有即位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喪未期而卿往逆女急親齊也急親齊者子赤齊之自出而魯

弑之故急於親齊以無失齊權爲繫援也未聞納幣而遽
往逆者昏已前定也昏已前定者遂及得臣使於齊見子
接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欲親魯而許之已於是乎許之女
也以正月往逆以三月而始至者齊更有求難焉賂未入
故也往逆稱公子而以夫人至不稱公子左氏以爲往逆
尊君命以至尊夫人也婦姜者有姑之辭不氏者未可以
見於廟也不見廟乎書至則見廟矣喪未替而逆女而婦
至則不氏以見義云爾未練而急於娶也弑君而亟黨援
也逆女而不躬親也妾母而儼然姑也此直書而惡亦已
畢見矣朱子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
書如此蓋於今舊史不存無以知夏季孫行父如齊左傳
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也夏季孫行父如齊左傳
賂以請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宁衛胡傳曰放猶羈置毋去
會也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宁衛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
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秦晉戰於河曲撓與駢之謀
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
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
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
之在私門而成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左傳會於平
上侵爲後戒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左傳會於平

弑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弑之與弑君同
夫篡弑之賊法所必討而曰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
是縱亂賊而寵惡人豈先王之法也哉然爲是說者蓋以
命討出自天王故天王而不使之朝會不以列於諸侯則
是天討將加其篡弑者然也天王而使之朝會以列於諸
侯則是天命所與其非篡弑者然也春秋之初猶知有天
子故州呼欲定位則曰王覲爲可曲沃武公滅晉亦必請
王命而後得爲諸侯然命賞加於篡弑而諸侯嗣子繼世
皆不受命於王且有下錫之命者禮樂征伐之柄於是乎
失矣緣斯義也是以列國之有篡弑者諸侯既與之會則
亦儼然自列爲君而無所顧畏是命討乃操自諸侯也夫
命自王朝則雖篡弑而諸侯莫之敢討猶可言也曹負芻見
侯則雖篡弑而天下亦莫之敢討不可言也乃曹負芻見
執而曹人以既列於會爲辭齊商人弑君而殺商人者亦
書其弑何歟此以罪諸侯不當列篡弑之賊於會而非討賊
不當戴篡弑之賊爲君也已列於會而又執之是非討賊
矣已戴爲君而又弑之則是弑君矣沿斯意而謂已列於
會則皆不得復討是天子諸侯皆以篡弑命天下而又何
怪乎天下之篡弑者日相仍而不絕也哉會齊以定位魯
志也而書會齊侯於平州若以爲志在齊者賂故也罪齊

侯之黨公子遂如齊拜成也公會齊侯於平州而公子遂如齊

此以見殺子赤立宣公皆主於仲遂而齊助之矣得臣偕

送於前行父奔走於後此以見得臣行父之同惡也成風

屬信於季友而弑般及閔者慶父友以待成也敬羸屬六

宣於仲遂而仲殺子赤此遂之罪父之所以待成也敬羸屬六

月齊人取濟西田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

會齊侯於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秋邾子來朝立

田而齊侯貪利賊義蔑倫黨惡之罪著矣秋邾子來朝立

而來也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傳宋之弑昭公也晉以請

朝也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

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其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

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始伯也非與楚

以伯以晉之不德而失諸侯也書鄭人貶也晉誠不足與

而從楚以侵陵諸夏可乎書侵猶晉趙盾帥師救陳書救

有畏心嘗諸夏也書遂則已肆也晉趙盾帥師救陳書救

晉也左傳言救陳宋亦非討賊書救陳而不書救宋所以全諸

救也楚子侵宋亦非討賊書救陳而不書救宋所以全諸

夏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耳陳而諸侯乃會趙盾之師以伐鄭也先救陳則見從簡書

急災患之善而後乃以會伐鄭又見其討不服之從容經

以爲是與矣不曰會趙盾者嫌於以諸侯會大夫則大

夫反上諸侯也然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師亦自此始矣左

傳載楚爲賈救鄭而經不書不與楚以救也遇於北林因

晉解揚則是無功矣然正誼明道功利非所計也亦所以

全諸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吾

夏也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夫欲求成於人而伐之吾以求成

焉趙穿何以求成豈趙盾智不及此歟左傳曰以報北林

柄也論者謂盾實假之晉人宋人伐鄭之役也於是報北林

眾以爲桃園之漸也晉人宋人伐鄭之役也於是報北林

侈趙宣子爲政驥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按此報復之師

耳非討罪也報北林則當伐楚而伐鄭者不競於楚也鄭

以晉人不能正宋鮑之罪故棄晉而之楚今晉人乃復偕

然裴林稱宋公矣日此乎故不得比於棗林之伐而人之

甲寅

年崩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

楚伐宋宋華元禦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宋人贖

者鄭則非義而宋有可討之罪又殘民以逞也胡傳曰主

將見獲其負明矣先書帥敗績者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

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帥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

眾並書於策示人君不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

矣秦師伐晉遂以報崇也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闞

椒救鄭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乃去之夫晉以諸侯之

師而書人書侵無能為也德則不競不思自反而又侵鄭

且畏楚而還也然鄭受楚命以伐宋而經書宋人主兵楚

闞椒救鄭而經不書其救則終不欲以荆蠻長諸夏也受

伐者稱及侵鄭者稱人而救鄭者不書為諸夏諱也至辰

陵之盟而經乃不稱人而救鄭者不書為諸夏諱也至辰

得不與楚以伯矣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左傳

晉靈

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脯
熊蹯不熟殺之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不克晉侯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
燕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靈
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盾出亡乙丑趙穿攻
靈公於桃園宣子曰不然對曰公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
示於朝宣子曰使趙穿迎公子爲正卿於周而立之愚按靈
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愚按靈
公之立非盾志也亦既立而君之靈幼而輕誠則無道盾
爲正卿夫豈不可教誨不想積誠以感之而悻悻驕諫以
至君臣相仇夫已負先君之託矣失人臣之道矣又不知
自反以對其君擅國攬權私其族弟穿撓史駢之謀而所
放者胥甲侵崇之役又假穿以專兵厚自植而周爲防怨
歸君而善歸己盾之處心積慮以成乎弑君也非一日矣
第不欲尸其事而以假手於穿是以亡不越境所以待穿
之弑而後入也入則使穿於周以迎立成公其委穿以弑
君之情迫不及待也亦可見矣討賊云乎哉是故弑者穿
也主乎弑者盾也此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歟蓋不越境者弑之志而不討穿者弑之微盾於是乎無
可辭矣不然者徒以越境爲絕君臣之義可以免罪此或
家火信專
卷之七
宣公

非正卿而後可非以語盾也不越境正盾之所以爲弒也故孔子惜之借其甘蹈於惡以爲快也歐陽氏不信左傳直以爲趙盾身弒而非趙穿卻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

不知造意抽戈之原分首從也

乙定王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禮記說同

此云郊牛之口傷則是已卜爲帝牛也口傷則不用故不

謂之牲改卜牛所謂扳稷牲而卜之也此正月子月也卜

牛在三月之前此蓋卜牛於子月將以用之寅月祈穀非

子月郊也郊猶三望因究竟言之耳魯郊非禮天王崩

未葬而卜郊天尊於王固葬匡王胡傳曰四月而葬王室

不得以是而譏其非禮也葬匡王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

會魯侯不臣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子近王都之側非所宜也

其情慢也臣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子近王都之側非所宜也

爵雖楚亦荆蠻然視戎則有間矣又以觀兵周夏楚人侵

疆爲已逼矣正書王爵曰楚子亦所以謹之也

鄭左傳晉侯伐鄭及晉平楚人侵鄭鄭則稱晉侵鄭鄭則書人以鄭之

背楚即晉為知所收也楚伐我則稱晉侵鄭鄭則書人以鄭之

治戎可也以楚猾夏不可也秋赤狄侵齊其俗赤狄宋師

圍曹宋文公三年武氏謀立公子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

以曹師伐宋故宋師圍曹曹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

位三年武氏既臣之矣而又欲奉須亂也然宋鮑之立以

亂於武氏得已而曹人助亂非討亂也曹人藪亂而宋

乃圍亂宋無以伐人也故不日伐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穆

曹而曰宋師圍曹言恃眾也

卒子靈葬鄭穆公而羊傳曰不伐時

丙定王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時莒邾有怨公欲平之以為功穀梁傳曰及者

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秦伯稻卒共公卒子

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宣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鼃於鄭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

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

子公與子家謀先于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

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按穿也弑君而史

書盾董狐筆也宋弑君而書歸生誰史乎傳曰權不足也

不討盾實處心積慮以成穿弑也宋之謀已兆歸生不舉

非懼譖也亦必有處心積慮以成宋弑者存也甯弑君無

失黨非穿能弑君趙盾弑其君也赤狄侵齊也伯秋公如齊

也非宋能弑君歸生弑其君也鄭方弑君楚伐有辭雖

公至自齊也媚齊冬楚子伐鄭未能討亦書爵以與之

丁巳

定王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夫諸侯之於天子朝覲且有常期今

比年如齊何自屈之過也先自辱而後人辱之以及此也

故曰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高固齊卿叔姬公女曰

過也曰自爲也故書逆叔姬卿自逆也嫁女於大夫而自叔孫

主之宜自損以媚齊之君臣不正之故而至於斯甚也

得臣卒子僑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胡傳曰禮嫁

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女子歲一歸

甯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大夫適

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

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肆矣愚按魯數朝齊

以媚齊也齊止公而請叔姬又恐失魯歡故反馬而高固

自來又借叔姬媚叔姬也媚叔姬以媚魯也故越禮不顧

如楚人伐鄭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舊

此伐鄭則猶夏而非討罪矣管人

又伐鄭不書鄭方有可討無可救也

戊定王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卽楚故也陳背華

午四年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卽楚故也陳背華

衛不能聲罪致討而以侵告也則自反不縮不足以長諸

侯不能伐魯不能伐宋不能伐鄭當討者不討而僅以侵

季大集專卷之乙宣公

陳也斥書二卿夏四月備時秋八月蠡冬十月備時

宋已定王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孫良夫衛大夫來盟

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敵血固

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盟而夏公會齊侯伐

萊秋公至自伐萊齊來會也伐萊齊志而魯往會也上不

事天王中不交霸主下不恤臣民而大旱胡傳曰以大旱

雖齊是親凡此類直書而罪自見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又言黃父左傳鄭及晉平

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

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

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

主會盟者之過也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宣公行有不嫌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上又以略免則不直在已矣愚按黑壤之盟王臣臨之而不謀不睦諸侯書爵以斯盟爲善也不書王臣者臨之而不睦者公也然宋鄭之賊未討而而公不與以諱爲貶謂不睦者公也然宋鄭之賊未討而君已列於會斯盟亦何足善但以宣公篡立比周於齊已則不直何暇直人宜有爲盟主所斥者不執歸於京師幸矣故以是盟爲善而深爲公諱不然者王且不有何有於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庚申定王八年春公至自會亦書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

乃復黃齊地胡傳曰至黃乃復墮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

尸將事禮也乃者無其上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大音泰去起呂反。有事大廟祭也仲遂以字加於名上杜氏以爲時君

所加也垂齊地卒於外故地之繹再祭也祭之明日又陳
昨日之禮而賓尸也猶者當已而不已之卿喪故也胡傳
名籥文舞所持去籥者以其有聲而去之卿喪故也胡傳
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釋不告者盡肅
敬之誠於廟中不釋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戊子夫人
仲遂國卿也卒而猶釋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嬴氏薨胡傳曰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事季友而屬其
氏凡始卒四貶之敬贏又私事襄仲而屬宣公則不待致
於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
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晉師白狄伐秦者胡傳曰晉主夏
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晉師白狄伐秦者胡傳曰晉主夏
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中國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
崇其咎在晉責己可也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過乃復
興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楚人滅舒蓼爲
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按晉師亦狄師也楚人滅舒蓼爲
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不
疆之及滑洩盟吳越而還子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不
朔食晦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日也

而克葬

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不爲雨止，故有窆筮之車。

遠日辟不懷也。然遠日葬可也。城平陽

平陽魯地。雖時亦書。楚師伐

陳

陳及晉平故也。

定

七年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前此五年春公如齊矣。後此十年春公如齊矣。皆不書王，正以宣爲無王也。此獨書王，夏

正者以下之。茂如京師而以王月正之言未嘗無王也。仲孫蔑如京師

胡傳曰：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於京師，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按左

氏此王使人來徵聘也。王不來徵聘，則蔑亦不往矣。齊侯

魯之無王如此，故歲首臨以王正，所以深誅之也。伐萊

萊未服也。秋取根牟

林氏曰：不書公，非公命也。然此承伐萊而言，或恐是齊取耳。八月

滕子卒

昭公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傳曰：討不睦也。陳侯不會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胡

傳曰與晉罪陳之辭也會於扈以待陳而陳不會然後林

父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

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

之也則其眾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

之即夫豈義乎愚謂晉楚未知誰直也然黑壤之盟辛酉

王臣臨之陳侯反覆非惟不睦於晉實不睦於王矣辛酉

晉侯黑臀卒于扈于境外故書地成冬十月癸酉衛侯鄭

卒成公卒于穆公邀立晉成衛成皆不葬宋人圍滕滕未

又方有喪宋人惟齊之比忘親棄禮甚矣

圍之書人貶也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左傳先是楚

厲既成鄭伯逃歸於是楚子爲厲之故伐鄭晉卻缺帥師

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子良憂曰是國之災

也吾死無日矣書楚子其與之乎猶夏而何與也以晉卻

缺救鄭故目楚子惡其君之辭也鄭賊未討也然其君列

不與弒也則救鄭可也陳殺其大夫洩冶左傳陳靈公

父通於夏姬皆喪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冶按稱國以殺君及其臣同殺之也稱大夫無罪也無罪何以名曰有罪者以罪名著其罪也有善者以善名著其善也曷著其善直諫也於後徵舒弑陳靈孔甯行父奔楚楚子入陳誅夏徵舒陳以亡而復存則知亂之所由而洩冶以直諫殺矣胡傅曰洩冶無愧於史魚之直矣其猶在子哀叔躬之後乎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然死於直諫不猶賢於竊祿苟容者遠乎胡子之言是也然死於直諫不猶賢於竊祿苟容者遠乎

戊壬

八年

十年

春

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

濟西田

田

田

田

田

公於齊順其所欲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讜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相惠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以柔巽事人不以道而得地與悅人之卑屈事己不以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不言朔食在己已齊侯元卒義也

惠公卒

子頃

齊崔氏

出奔衛

左傳

崔杼有寵於惠公

高國

公無野立

齊崔氏

出奔衛

左傳

崔杼有寵於惠公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使者則告不然則否胡傳曰書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爲
崔氏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如宋華孫來盟宋殺其大夫司
也愚按春秋有難臆斷者如宋華孫來盟宋殺其大夫司
馬宋司城來奔及此齊崔氏出奔衛之類姑備一說未敢
必以爲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奔齊喪也胡傳曰天王之
然也爲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喪不奔而奔齊喪天王之
葬不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之葬其不顧尊卑上癸巳陳夏
下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徵舒弑其君平國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
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按春秋之書
弑君也其例不一有書其人者弑者非一人則概舉之也有
書國者狄之也有非其人而書其人者罪志也志當國者
而抽刃者次之也有書世子者兼君親也有直書其人者
罪專在也夏徵舒弑君罪在徵舒也靈無道至矣獨徵舒
罪乎曰君臣非等夷也名分不假易也君無道而已無如
何逃之可也且人子諭親於道者也御叔死徵舒嗣夏姬
淫徵舒而人子也宜以禮防閑其母內則盡其誠孝於親
上則致其忠愛於君下則凜其內外於家而莊嚴以御其
私隸夏姬雖淫何自以通於君而至斯瀆褻之甚乎已不

能然亦惟身自刻責以待罪於他邦爲庶乎其可而不勝
一時之羞忿遂忘君臣之大倫卒至於身夷族滅被惡名
於天下後世弑君之罪安所逃哉故明正之曰夏徵舒弑
其君所以教天下後世也然則君無罪乎曰惡得無罪洩
泄殺於前身死於後夏氏弑之以明六月宋師伐滕曰前
其死於夏氏也此千秋之明鑒也
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眾也鄰有弑逆不
能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
己毋乃已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
以著其橫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也
公孫歸父如齊
葬齊惠公歸父仲遂之子貴卿往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
鄭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稱人貶也前
鄭此鄭成於晉矣而晉不能庇鄭以勝楚爲懼故成於楚
其情可矜也今茲陳有弑君之賊晉所宜討乃兵不加於
陳而鄭之是爭謂其貳己而已也豈伯討哉并人諸侯人
人有討罪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王之母弟劉康
之責也
十年矣不朝於周而比年於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
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惠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

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愆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於亂

臣賊子而陵弱侵小是為盜也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

人伐邾特書取大水平原季孫行父如齊初聘冬公孫歸

父如齊告伐邾也歸父主兵伐邾故往告宣公而齊侯使

國佐來聘又未及踰年而以吉禮遣使出聘皆非禮也

饑也水災楚子伐鄭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

而不書晉士會救鄭者蓋直楚而不與晉以救也楚將有

討於夏氏故欲先定鄭晉所爭者惟鄭而不知討陳是以

經不直晉殆與楚以霸之漸也

定

九年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備時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

辰陵且未討而以吉出會非禮也楚稱爵而序於陳鄭之

上楚始霸也諸侯方戍鄭而鄭伯及楚盟必晉有不足與
者矣左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
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其信如子良言則晉楚皆
不德也然是時楚君方明能脩國政而教其民晉安怠情
惟賂之求蓋勉強支吾而實不能與楚爭矣鄭居兩大之
間而託庇於強其亦非得已也且觀楚之能討少西而楚
愈於晉矣夫楚霸非聖人意也中國無霸亂賊不討而將
有討之者乃出於楚中國又力不能爭則於是不得不與
楚以霸也無王而有霸傷也中國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無霸而楚霸聖人之心乃益傷矣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從齊秋晉侯會狄于欖函欖方倡義於天下而晉攻狄於
志也秋晉侯會狄于欖函欖方倡義於天下而晉攻狄於
狄至往會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左傳
焉卑甚矣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左傳
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
殺夏徵舒因縣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告楚子曰
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日討有罪也今縣陳貪
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毋乃不可乎楚子善之

乃復封陳郟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書人者討罪之辭也言人人所得誅也楚子將縣陳以諫而復封之故書入陳夏徵舒而弗有也楚子入陳而後殺徵舒經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而以入陳累討賊之善也善計賊則曷爲書入入陳順之辭初欲縣陳終又鄉取一人以歸則楚子之志終以動也利陳也故不縣陳故只書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者內不受之辭公孫甯儀行父不繫之陳絕之於陳也言非所納而納也二臣從君於昏以肇陳亂不肆諸市朝已失刑矣况納之乎書納

甲子十年王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胡傳曰討賊者非臣子也

人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辭也楚子圍鄭左傳鄭

於辰陵又徵事於晉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

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

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

里而許之平夫楚子入鄭矣而經只書圍楚人慝陵也而
經且書爵何歟曰東遷而後中國已無王矣桓文而後中
國更無霸矣中國無霸是以爭奪相殺至於子弑父臣弑
君而莫之或討亂臣賊子踵相接也前此晉主夏盟諸夏
之背晉而卽楚者經嘗罪之矣至乃齊人弑君而晉不能
討魯人弑君而晉不能討晉人弑君而晉不能討宋鄭皆
弑君而晉不能討晉人自弑君而嗣君亦莫之討君子謂
晉人誠不足與也夫諸侯之戴伯主也亦曰能扶弱抑強
誅討亂賊以安人國家耳今茲陳又弑君而魯且有事於
邾宋且有事於滕齊且有事於莒晉且有事於狄也晉德
如此猶得曰晉不可背而楚不可卽哉鄭既盟辰陵中間
未有晉師而又微事於晉楚子圍鄭以爲亦無怪焉且又
哀其窮而退師入其國而不取退而受成以禮於鄭君子
謂是其庶幾用夏者也故得書楚子而免其入鄭之罪辭
也然書圍則亦以著荆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
楚之勁而爲諸夏危矣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
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
無及於邲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先
穀不可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徧師陷子罪

大矣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
不猶愈乎師遂進楚聞晉師既濟欲還伍參曰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聽而無上服誰適從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楚子次於管以待之而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
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致師攝叔爲右晉人逐之弗及晉
魏錡請致師弗許御樂伯致師攝叔爲右晉人逐之弗及晉
弗許請召盟許之潘黨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楚子逐
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
曰晉軍至矣楚人亦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桓
進之甯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
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士會收上軍而去之二者還及昏楚師襄
老獲之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襄
於邲晉之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襄
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經不書救鄭不與晉以救鄭也救無
及於鄭而志乎是戰也以晉及者及晉志也欲戰者先穀
而以荀林父及者林父帥也帥不志戰誰敢戰者軍令之
不行而欲從而分惡是威不立而輕眾勦民也非林父及
是戰而誰及哉楚子書晉楚不志戰也始而欲還繼請成

矣非魏錡趙旃之挑戰不合也楚潘崇請築武軍而收晉
尸以爲京觀楚子曰我使二國暴骨暴矣無德而強爭諸
侯何以示子孫然則楚子雖勝而猶有自咎之心也於是
乎辭以從其秋七月備時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入
事得之矣圍鄭則謂背盟矣戰邲則晉人及矣滅蕭何
則以討賊矣鄭則謂背盟矣戰邲則晉人及矣滅蕭何
爲乎同此楚子也以討出而究以貪歸也且滅人國也几
滅人國者不待貶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
絕而惡自見也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
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按楚雖滅蕭猶書其爵今中
國列卿而以人書謂楚之不若云也既無文德又無武功
而徒要質鬼神又終無以相信故林氏曰書人同盟猶曰
人自爲盟也中國又無伯也夫以爲同盟也則宋衛之志
矣以爲惡其反復則反復者不止斯盟也則宋衛之志
何哉曰強同而終不同故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不
同而強同之故曰同盟者人也晉人強之也無策甚矣宋
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日
春秋集專

卷之九 宣公

三

清正之盟口血未乾也乃宋師伐陳而衛人救陳是衛實
 背盟宜罪之在衛也然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陳國屏
 亂楚討其賊而復封之不得已而服楚豈罪也哉不為矜
 恤而師旅加之故宋稱師著其橫也宋不當伐陳則衛當
 救陳矣况重念先君之好乎故書救以善衛也善之則曷
 為稱人曰清正之盟故也以爲恤病則陳鄭宜恤也以爲
 討貳則陳鄭可討也二者何適從乎然

乙丑 一年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左傳曰莒恃晉而不事
 與其背之於後則曷若慎同於始也

足恃**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故也然宋人救蕭而經不書
 矣曰蕭者宋之附庸救蕭者自救耳且不成救也楚秋螽

乎定陳而撫之宋人不恤而伐之是與楚以有辭也楚秋螽

爲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左傳許師歸自邲桓子請死晉
 也

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
 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楚是以再世不競乎林天或喜

大警晉也又殺林父以重楚勝毋乃久不競乎林天或喜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晉侯

使復其位及此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夫先穀信有罪矣然討邲之敗則罪宜先林父賢林父而赦之先穀不當獨討清之師則安知罪之必在先穀也晉實無能為戎狄屢侵中國而晉不能禦狄是以敢伐晉先穀罪乎哉先穀可殺而殺之者非所殺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

官其

兩

定王十

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清丘之盟

也討焉以說於晉而免衛人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按達之罪不在於背盟救陳而在於同盟清丘夫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清丘之盟豈近義而晉猶可宗也哉既同之盟而又背之是以不免於罪也衛不知自強不能以義折晉人而乃輕殺其執政之臣以說於大國衛亦殆乎其官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不國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宣公廬立

晉侯伐鄭

左傳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日示之

宣公廬立

晉侯伐鄭

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日示之

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鄭伯如楚謀晉故也夫爲郟故而
伐鄭則報怨耳然不急於一逞而示以整使謀而來則懲
於郟而知戒是庶幾異於殘**秋九月楚子圍宋**初文公十
民以逞者故稱雷而以伐書**秋九月楚子圍宋**年厥貉之
次宋及楚子田於孟諸楚文之無畏辱宋公之僕是年楚
子使無畏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無畏曰我則必死楚子
曰殺女我伐之見子戾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
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九月楚子圍宋夫楚辱宋公罪已在楚
矣又復使過宋而不假道是挑宋使殺之而已乃圍宋也
兵不得已而後用烏有挑敵而用兵圍之以爲快者其罪
明矣使無假道者楚子命也則圍宋者楚子志也斥言楚
子圍宋所以**葬曹文公**不日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著其罪也以**葬曹文公**常也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
非王事而自相會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
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
夫出矣君若贅麻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
矣漸

定王十三年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胡傳曰楚

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夏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

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殿兵周圍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

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

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

衰之由春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左傳宋告急於晉晉

經世之略矣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侯欲救之伯宗曰天

方授楚未可與爭乃止楚子將去宋申犀稽首於馬前曰

無畏知死而不取廢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曰築

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

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

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

元爲賈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

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

平者在下也林氏曰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後書文

九年深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

平矣不書必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愚按

及宋志也宋及楚平不得已也楚旅雖有討賊於陳之義

春秋因而與之及陵暴之不已則春秋轉而惡之矣宋之受圍也自九月以至於今九月矣仗信以待晉救而晉救終不至中國諸侯亦無仗義以從簡書者於是宋不得已而及楚平經特書之以惡晉而罪諸夏也楚假義而行則與之楚逞力以暴則惡之聖人何容心哉晉以伐鄭滅狄則力有餘以救宋則力不足謂之何哉故曰書宋及楚平所以惡晉而罪諸夏也宋伐陳以挑楚楚不假道以挑宋又不能以大義責楚而專事矣故二卿並稱人而後告君雖救國難亦已非計而專事矣故二卿並稱人而後告君出會楚子宋人及楚人平而諸夏皆相率以從荆楚又聖人之所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左傳傷也 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夫鄆舒有罪晉人討鄆舒而安潞可也滅其國而以其君歸於義何哉晉稱師著其暴也以滅潞而有餘以救宋而不足也潞赤狄耳而書爵以見潞雖羣狄亦膏被先王之爵命且晉姻也假討賊之名而貪其利而滅甥舅之邦非進赤狄以甚晉也見晉雖號爲中國盟主實楚旅之不如也合上事以觀而知春秋之罪晉深矣若以

爲攘外之師則秦人伐晉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

失春秋之旨矣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稱人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

微也卒立召襄穀梁傳曰稱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其爲當上

之辭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直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

室無秋螽爲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無棣祀邑胡傳

王矣秋螽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

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

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初稅畝左

固然也不能辨之於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初稅畝傳

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按藉謂助法孟子曰助

者藉也過藉謂既取公田之入而又逐畝十稅其一哀公

曰二吾猶不足是也初稅畝變法且盡民也胡傳曰古

食之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公

田之不給也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

力以奉公上惟那賦之入而不慚但以利下水旱凶災相

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稅畝乎其後作丘甲用田賦

至於二猶不足皆宜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
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
必先務冬蠅生蠅悅全尹絹二反○蠅蠹子也董子曰蝗
本乎務冬蠅生子劉歆曰蚍蜉有翼未知孰是冬當閉蟄
而蠅更生雖不饑胡傳曰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
害物亦災異矣饑宣公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
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蠹
蠅而遠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
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
蠹蠅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是以兩書其饑以
示天下後世爲國者

之不可不敦本也
辰定王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而書人微之也不在諸夏成周宣榭火成周
夏而狄之是事欲盡珍之以爲快也夏成周宣榭火天子
下都屋歌前日榭爾雅曰無室曰榭蓋榭卽序也儀禮又
作豫皆音之轉也有堂無室以便射事左傳曰人火之也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謂之宣榭者公穀以爲藏樂器
之所服虔謂宣揚威武之意講武習射則往就之補正謂

宣土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呂氏考古圖云有邾敦者稱
王格於宣榭呼內史策命郭胡傳以此爲據謂宣王之廟
說各不同要之藏樂器之所而火是禮樂之柄失也講武
之所而火是征伐之柄失也宣王之廟而火是周之不復
中興也且人得而火之是姦慝之興大不敬而無天子也
但宣王之廟則不應在下都卽以爲別廟而榭制無室何
以安主宜秋郊伯姬來歸左傳曰冬大有年爲民幸也程
姑闕之宜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謂之紀異者以宣
公而大有年也

巳 定王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
五年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文夏葬許昭公葬蔡文

公在內宣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

禮義邦交之責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

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

衛若滕雖來赴告怠於禮而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

不食也其事以觀義自見矣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
昏次表專卷之九宣公
七

或官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都管
失之反○左
傳晉侯使卻克徵會於齊齊侯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
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
歸使欒京盧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
伐齊晉侯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
高固逃歸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執晏弱
蔡朝南郭偃按齊之與於諸侯之會歷數君矣至是晉
人徵會而復使婦人笑客齊高固來會而高固逃是咎在
齊矣同盟斷道以討亂同者有同也笑客卻克之私憾
諸侯以爵序則經謂貳有可討也婦人笑客卻克之私憾
晉侯不許其請伐而會於斷道則亦己有禮矣齊侯不親
會而使高固高固又不會而委之介貳謂能免於討乎魯
宣之使齊也甚卑及惠公卒而交遂疏又欲如楚乞師將
以伐齊蓋齊人厚求於魯魯有不繼而更求伐之所謂小
人同而不和也魯未與晉同至此而始同是不同者同故
書同盟然魯方同於晉繼又欲同於楚而安在其爲同也
林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鮮有不書同盟者
然要之非齊桓之舊也又按穀梁傳謂季孫行父禿晉御
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叔子

笑之今按經文無行父如齊事又卻秋公至自會告廟也冬

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矜卒公弟公母弟也叔字矜名也日厚之也字嘉之也穀梁傳

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

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庚定王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傳晉侯衛師還以逃會而討以受盟而還不盡以逞也故書爵晉公

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緡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

伐杞也虛小夏四月備時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左傳凡

君曰弑自外曰戕胡傳曰戕者殘賊而甲戌楚子旅卒楚

殺之也於郕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甲戌楚子旅卒始

赴於魯莊公卒子共公立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公孫歸

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蠻夷以懲求名之僞者而公孫歸

父如晉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

季次義專卷之七宣公七

曰宣公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政刑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冬十月王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戊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魯境上地左

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按歸父謀去三桓非策也然志張公室其心非有他也行父知其謀故因公薨而先發以逐之其歸罪於仲強辭也仲則有罪歸父何罪蘇殛而禹與不亦可乎且爲宣公行賂於齊者非行父乎行父而逐歸父也其果自問否邪時魯政已在三桓乘君之薨而逐其異己者以自專也歸父不稱公孫絕族於魯以著其見逐之實見先君之尸未冷而執政者遠逐其親信之臣爲無君也歸父還自晉見其畢事而復命先君不委君命於草莽終事之敬歸父之賢也至笙而奔兄執政者之權威與奪出其掌握而并不使先君之使臣得以復命於殯宮也遂者驟辭言逼之而使之遂奔也

穀梁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然而行
父之惡著矣三桓之勢張矣而歸父之賢亦可見矣

春秋集傳卷之九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陔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世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或疑宣元年夫入婦姜至至此始十八年

而成二年公子衡已堪爲質則成公未必穆姜所生然無可考矣

辛未

定王十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世嫡承嗣內外安甯脩卽位之禮也二月

辛酉葬我君宣公

如五月之期

無冰

胡傳曰寒極而無冰恒煖也洪範傳曰豫恒煖若此

春秋集傳

卷之十 成公

一

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
其象已見矣按二月無冰而見其無冰然三月作甲左傳爲
以爲仲春鮮羔開冰而又何以書焉然三月作甲齊難故
則有正月而無冰者又何以書焉然三月作甲齊難故
作甲胡傳曰作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男四男爲采四采爲衛四衛爲甸
者出長穀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甲於民
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日作者不宜作也周制
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然則一甲上三人以二十五人積四甲凡三
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甲上三人以二十五人積四甲凡三
乘今作甲者卽三甸而增一乘乎甸而增一甲乎魯
則未知其所用者三甸而增一乘乎甸而增一甲乎魯
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一乘乎甸而增一甲乎魯
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乎魯
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一甲乎魯
耳愚按方十里爲一成其地不能皆田山林川澤道一
宮室之類三分去一約爲田者六十四井一井九夫之田
實則八家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正卒三甲
送輜車者二十五人實一甸出百人五家而養一兵也故
千乘之國約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魯地之大出千乘而

有餘而復作丘甲不知本也公車千乘魯信之舊昭公蒐
紅革車千乘則此未嘗增乘殆每乘增一甲耳正義曰初
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備齊難暫爲之非終夏臧孫許及
用也然則丘甲之作或亦不久而遂已也

晉侯盟于赤棘許臧孫辰之子及內志也赤棘晉地先是
宣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會楚莊卒楚

師不出乃更用晉師是年聞齊將出楚師故盟于赤棘夫
魯初比齊中而背之乞師於楚終又背楚以結於晉亦既

二三其德矣宣公薨成公幼二三執政不思恤民以安靖
國家乃厚賦於民外結強援以辭敵於鄰國豈謀國之善

策歟是以楚晉皆未出師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史
而北鄙策以楚晉皆未出師

○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
微戎將遂伐之服叔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

茅戎三月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胡傳曰程氏曰
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

狄不能抗王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冬十月備時

其抗王之道之失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冬十月備時

申定王十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左傳臧宣叔令脩賦繕

齊狄集專卷之十成公二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
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春齊侯伐我
北鄙圍龍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巨夫齊人始既受盟於
晉中而背晉結楚又以伐魯齊非義也然在魯則始而事
齊中而欲以楚伐齊終又盟晉以謀伐齊是齊之伐魯實
魯致之也故齊得書爵而恕其圍龍薄責於齊所以躬自
厚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新築衛地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
績于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不如戰也夫衛人侵齊以救魯也而以良夫及是戰者齊
師還矣是戰良夫志也非良夫石子還矣書及惡殘民以
逞志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

績嬰齊叔肸之子鞏齊地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
績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卻子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帥師以救魯衛臧宣叔
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從齊師於莘壬申師至

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癸酉師陳於鞌邢夏御齊侯逢
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巨綏爲右齊侯不介馬而馳
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
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
右接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
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
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宛箴以左車載齊
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子免之按魯實乞師然不以魯及
而占會晉衛者晉實討齊貳而卻克一笑之魯也魯並書
四卿散辭也人自爲帥而魯無君也且無人於君側而不
恤也臧孫許無師其亦與帥何逆晉師而道之是亦與
帥師也曹不書大夫而書公子首者魯侯賜晉三帥命服
則曹首蓋亦與賜焉以內賜而成其爲卿也齊侯伐魯敗
衛背晉好楚此又自請戰焉則齊實召寇不以齊及而以
魯晉衛曹及者諸侯有同憤焉且卻克志也亦以是爲宜
及也書齊侯者君臣之辭齊侯幾見執矣言抗君也晉爲
救魯衛而不得言救蓋實以卻克之怒而及乎是戰耳非
救也及之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
者罪也

婁衰婁齊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國佐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是以不

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母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寡君之命使

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

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遂揖而去之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卻克使魯衛以其

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齊人歸魯汶

陽之田夫齊佐如師來致賂也非來盟也故及盟者晉志

也齊敗而盟曷爲以晉及之齊以賂免非心服也晉又失

辭而授之口實故有恐於齊而汲汲乎八月壬午宋公鮑

卒文公卒子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取汶陽田冬楚師

共公固立庚寅衛侯速卒定公滅立取汶陽田冬楚師

鄭師侵衛

左傳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帥王卒盡行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

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二國稱師君卒盡行也

不書公子嬰齊而以師侵師無名也不書侵我我有歎焉

且以賂免也楚莊嘗討陳服鄭大敗晉師春秋以其討罪

恤民而恕之姑與楚以甚首也至是而無名行師鄭人附

之春秋交惡之矣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左傳

故稱師惡其橫也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衛爲質以請盟楚人許之夫僖

公與楚子爲齊之盟經諱不書公以爲辱也自後而如楚

乞師則不諱矣以公實不諱不能盡爲公諱也文公如晉

及處父盟經諱不書公以爲辱也至此而公會楚公子嬰

齊則不諱焉以公實不諱不能盡爲公諱也不得復爲公

諱者何魯致寇也既無成謀又無明信既無文德又無武

功以致斯屈辱也其會楚嬰齊賂也諸夏丙申公及楚人

之陵夷甚矣而大夫之抗諸侯亦自此始

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郕人盟于

蜀蜀魯地左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

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之大夫

事火長專成公

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以公及者請盟者公也人列卿人其從楚亦以人公也以是爲不當背晉乎曰楚實不可從安問背晉諸夏貴自強耳若以晉爲盟主而不可背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哉

聖人豈率諸侯而使從三王之罪人也哉

左傳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巨輿皇成如楚獻捷胡傳曰討鄭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鄭之從楚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辭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愚按晉本無可與與晉以有辭所以甚諸侯置盟之醜也辛亥葬衛穆公之日厚二月公至自伐鄭告廟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杜氏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月哭善得禮也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愚按得禮則何以書曰變也災不恭也禮弓曰有焚其先
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以義起者也○
胡傳云不言宣宮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
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愚按遷主
於廟者以昭穆迭移而上親盡者祧之耳非每爲之立廟
也毀廟之道穀梁以爲改塗易簷改塗易簷則新矣然則
宣公之主未遷則僖宮而非宣宮無所謂新宮也宣公之
主始遷則雖宣宮可謂之新宮遇災而哭禮矣莊公丹楹
則何不以稱桓宮曰桓主入廟已二乙亥葬宋文公而葬
十年矣自不謂之新宮也胡傳未是乙亥葬宋文公而葬
也夏公如晉之拜田也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而左傳許
子良公至自晉胡傳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
伐許宗廟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汝陽田之故而往朝於
嗣守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至其書公
至自晉何其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陽邑也左傳
也必有以也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陽邑也左傳
胡傳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帥而圍之何
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

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大雩

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書過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左傳討赤狄之餘焉麇

時也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潰上失民也夫以

赤狄之餘書譏之也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

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

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

之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

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

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

衛按來盟者前定也此其來聘則非前定之盟也非前定

而尋盟以內及公志也二子盟公抗也專也非君命也公

不知以君盟臣之已屈而汲汲尋盟以厚結晉衛而區區

先後之辨又失其平以諂晉耳各鄭伐許杜氏曰不書將

書其日以謹之而不書公諱諂也鄭伐許帥告辭畧也胡

氏林氏以爲狄鄭愚按鄭固可狄然鄭狄久矣而曷爲狄

於許之役也以再伐許狄則春秋之憑陵弱小而一歲再

伐者可狄多矣此闕文也

甲戌

定王二年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

鄭伯堅卒

襄公卒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左傳曰歸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

孫許卒

子紇

公如晉朝

葬鄭襄公

不日也

秋公至自晉

左傳公如

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交子

誅之乃止家氏曰成公中無所主遂變屢遷始以晉伐齊

而有宰之勝乃又受盟於楚猶幸晉人無討比年冬城鄆

如晉一不禮而又將叛之直書其事而情自見矣

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鄭伯伐許以從金革之事非

備按此則西華也今鄆城縣鄭伯伐許以從金革之事非

不得已故書許以著其非禮也左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

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其曲甚矣

乙亥

定王二十

五年春王

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

故宣伯餽諸穀按餽逆

故宣伯餽諸穀按餽逆

故宣伯餽諸穀按餽逆

故宣伯餽諸穀按餽逆

女者輕矣而卿往會於大國則已詔若僑如自往則已專

環谷汪氏曰自文十年彭生會卻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

自是大夫會大梁山崩梁山今陝西韓城縣本韓國之望

夫幸以為常矣梁山崩晉滅韓而梁山屬晉不云晉梁山

者名山大川天子所主不以晉私也左傳晉侯以傳召伯

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

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曰將若之

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

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視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

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按山

以氣鬱而驟發則崩陽決陽而陰因剝陽也謂為朽壤非

也胡傳曰降服乘綬徹樂出次視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

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秋大水平原冬十有一月己酉

之心主於內焉則可矣秋大水出平原冬十有一月己酉

天王崩定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左傳許靈公

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

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按鄭服而同盟不同者同也而

明年魯衛侵宋矣是同者究不同也諸侯書爵其與是盟乎天王崩赴告及矣喪則不奔葬且不會而以鄭服同盟諸侯書爵以明其罪也爵頒自天王天王崩而不奔喪不喪葬其釋思爵之所由頒否乎爵傳自先君先君葬未終喪而以吉禮會盟征伐其釋思爵之所由繼否乎凡此類書爵皆明示貶斥也美惡不嫌同辭

丙子簡王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廟二月辛巳立武宮公武

魯公六世孫成公之九世祖也左傳曰季文子以崧之功

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宮立武宮由已

非由人也夫喪事即遠宮廟亦然毀不更立武廟之毀久

矣而復立之以德則武未聞可宗即其德可宗然以諸侯

而不遷之宗踰於五廟是上階也妄矯誇之以比周取鄭

武世室亦不自知其罪矣胡傳曰立者不宜立也

郭市鬻反○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傳同盟蟲牢諸侯謀

內滅國書取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洛之子靈之

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洛之子靈之

相信也不足相信何庸再會以勤諸侯是屢盟以長亂也

晉人不知自反明信以綏之而更使同盟相侵伐焉師何

事次集專卷之十成公七

名乎是役也晉伯宗與師而獨書衛孫良夫良夫卿也伯宗非卿也書衛卿而若可統晉大夫矣魯於二國尋盟先荀庚而後良夫經於帥師侵宋書良夫而不書伯宗以見晉衛皆侯不當以強弱爲次而班位有常也伊洛之戎陸渾蠻氏與師經不書以全中國禮先代之夏六月邾子來後也侵宋而上卿帥師陋之也非伯討也

朝始朝公孫嬰齊如晉也聘也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弟秋仲

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曰晉命也胡傳曰魯遣二

而以侵書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

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

華元矣是年冬又同盟蟲牢矣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

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

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從

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從

之故也棄楚即晉而楚伐之是猶夏也然鄭從晉是也鄭

勝於是以從晉非也鄭人侵許無已許訟於楚鄭與許訟不

伐而辭無貶以罪之在鄭也矣雖然楚卒非所可從也鄭

改從晉故下文與冬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晉人謀去故絳

瑕氏之地韓獻子曰郟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公從之

四月晉遷於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汪氏曰經不書

也晉人擇地利而徙都非不得已也故不書晉樂書帥師

救鄭左傳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

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

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

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按前此鄭之伐許也

晉嘗救許伐鄭取汜祭矣經不書救者伐鄭取汜祭則不
得爲救許也鄭以不見直於楚故請平於晉鄭非知楚之
不可從而自新者也然彼既來歸矣不咎既往可也楚嬰
齊以鄭貳己故而伐其喪晉於是乎救之經以爲是成乎
救矣故書救善晉也晉楚遇於繞角楚還而晉侵蔡遷戮
日遂南矣及遇楚於桑隧樂書能以三卿之諫不戰而還
不書遂侵蔡者因其能從善故免其遷戮遂事之罪而
與其從善改過之速不以侵蔡累其救鄭之爲善也

春秋集傳

卷之十 成公

七

丑 丁酉 簡王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麇音兮○麇小鼠齧物不覺謂之甘口鼠也

謂之牲而謂之牛郊日未定未成爲牲也穀梁傳曰郊牛

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

卜牛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夫非人所能爲則吳伐郟音

是天之不享也備而志之聖人示人謹天戒也吳伐郟音

談○吳以國舉告辭略也始通於中國矣伐郟始猶夏也

左傳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

之或恤無夏五月曹伯來朝始朝也不郊猶三望非禮也五

弔者夫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左

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

諸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半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

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嬰齊再伐鄭經書之同辭惡其力爭

不已也書救鄭善諸侯也舊年樂書往救而此合八國諸

侯者以楚勢之張且將尋盟故也鄭獲鍾儀而獻之晉
鄭之交密矣齊自鞏戰而後晉命自從矣宋再見侵而不
貳矣莒以濟服之故而亦來服焉於是同盟焉不同者同
也然未幾而魯以汶陽故貳心鄭以楚賂而會鄧同亦書
在其能公至自會鄭已勝楚也吳入州來者見吳之始
同也自外入也先是楚圍宋之役師還嬰齊請取於申呂
強如自外入也先楚圍宋之役師還嬰齊請取於申呂
以爲賞田楚子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
以爲北方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娶夏姬巫臣止
之後乃自娶以奔晉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卽位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曰爾以讒慝
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
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
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
之叛楚寘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吳始叛楚伐巢伐徐
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于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
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之屬於楚者冬大雩書非時也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焉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夫之子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故不

書入戚以叛以免晉

寅戊寅三年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曰來言者內辭也晉我使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鞏之

戰齊師大敗齊侯歸甲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

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

所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

而用師於齊使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不可知義

無所立四方諸侯失其誰不體七年之間一與一奪行父

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胡傳曰汶陽

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兵力得其故地而不正經

界於天子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齊既反魯衛之侵地晉復

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晉有二命穿也列卿

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齊者易辭也爲

國以禮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

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欒書侵

楚獲申驪蔡服於楚而棄諸夏宜見計也然不能聲罪致

討而潛師掠境書侵陋之也齊桓公亦先侵蔡而後伐楚

不以侵陋乎曰桓之侵蔡密其謀以伐楚也樂書公孫嬰

齊如莒逆婦也蓋因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曰聘夏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以書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

可過惟其稱而已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禮其妹皆致其

厚者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魯侯之禮哉趙朔為趙

戒也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晉侯之禮趙朔為趙

姬原同屏括放諸齊莊姬為趙嬰之已故諧於晉侯曰原

屏將為亂樂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

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勤宣孟之

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同括之遂

嬰齊不書無君命也無君命而逐大夫罪也此讒譖所由

樂矣稱國以殺而括書大夫斯獄故稱國以殺譏眾蔽

而濫刑也趙氏之難作於莊姬而史記以為屠岸賈殺

之趙武從姬氏於公宮而史記以為程嬰杵臼存之論古

者只當以經傳為據司馬遷網羅舊聞輕信而無識不足

春秋集傳卷之十成公十

以爲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胡傳曰諸侯嗣立而

據也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卽位

禮而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

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

諸侯爲王卿士者也書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

之僭賞也天王者也書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

卒逆其喪以歸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

人邾人伐邾左傳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

會伐邾胡傳曰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晉侯之爲盟

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

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衛人來媵左傳凡諸

姓媵之異姓則否胡傳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媾夫人行

則媵從二國來媵亦以媵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

嗣三國來媵非禮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

侯一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來媵以明逾

制爲後戒也按滕必同姓參骨肉之恩所以消滅如也而有齊人來滕亦非禮也

已四年王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傳曰

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胡傳曰叔姬之行無

可考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

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

時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是

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胡傳曰盟非固結之本也晉有

二命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

知反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

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未而不知本矣愚按同者有不

地諸侯皆尚以盟主合列國之君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

不同盟誰能異之魯衛以歸田而不同矣鄭以楚賂而不

同矣信不由中盟無益也待吳而吳不至盟諸侯而諸侯

爲同亦同之而終有不同故也公至自會告二月伯姬歸

于宋伯姬公同母弟也宋公不親迎又夏季孫行父如宋

致女胡傅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

女使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女也常事爾何書致

非禮也晉人來媵胡傅曰經有因喪以見貶者初獻六羽

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

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

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

賢女自常聞矣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立子晉

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伯

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

以救鄭夫鄭以賂貳信有罪也然亦既來朝矣猶不免於

諸京師鄭誠有罪且無王而欲人之己伯輕執諸侯不以執深

惡晉也殺行人不書君且見執殺行人不足書也楚救鄭不書鄭以賂故從楚貪利忘信無可救之善故不與楚以救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不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也

庚申莒潰楚人入郟

左傳晉使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

左傳晉使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
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楚
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楚師圍莒莒
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胡傳曰洩旬之問楚
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
而不夫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降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
莒潰特書日以謹之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
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愚按此楚人伐陳以救
鄭之師也於救鄭而不書於伐莒則書之於入郟又書之
以見楚人之侵暴橫逆也莒與晉同盟矣楚人伐之洩旬
克其三都而晉不之救則何貴乎同盟也背己者見執
見伐而服已者又不能救其患也何以爲盟主故書楚鄭
帥師書伐莒日書秦人白狄伐晉左傳曰諸侯貳故也然
潰書人以病晉也秦人白狄伐晉秦間諸侯之貳而伐晉

豈義也哉稱秦人既也與鄭人圍許左傳鄭人圍許示晉

白狄借秦人亦狄人也鄭人圍許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

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

歸君夫鄭實賁略以致大國之討而乃委罪於許君亡之

不恤而師以圍許陵弱暴小城者郟內宮外也

非義其出師以圍許陵弱暴小城者郟內宮外也

未知孰是莒以無備而潰魯懼而城中城者郟內宮外也

城為國之末務也雖時亦書重民力也

庚辰五年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曰晉命也

侯之弟黑背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

而之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

年無異故特書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四卜已非五

弟以為後戒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四卜已非五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鄭公子班

月子如立公子縉四月鄭人殺縉立髡頭子如奔許欒武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

求成焉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於脩澤子駟為質鄭伯歸然則

此非晉侯也非晉侯而晉侯之以懲妄也人執鄭伯不足
以服人而徒亂人之君臣太子而晉侯之又以亂己之父
子君臣矣何以知必非晉侯不踰月而晉侯孺卒則會伐
非晉侯矣以未侯者而侯之則不得不從而侯之未侯者
而從而侯之故皆爵之前以執鄭伯齊人來媵異姓而媵
而人之非以是伐鄭爲善而爵之也齊人來媵非禮也媵
不足書以三國媵而書衛晉來媵不足書以齊人來媵而
書猶媵陳人之婦不足書以結媵而書結媵不足書以及
齊侯宋公丙午晉侯孺卒景公卒子厲秋七月公如晉左
盟書也

管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假令諸侯
之故不書諱之也胡傳曰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假令諸侯
皆在魯人不可書乎冬十月備時

爲辱而可書乎冬十月備時

辛巳六年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爲
貳於楚故止公公

請受盟而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兄弟卻擘來
後使歸而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兄弟卻擘來
聘且涖盟在喪而夏季孫行父如晉涖盟也秋叔孫僑如
遣使出聘非禮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成公

三

如齊以前冬十月備時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傳也且與伯惡爭政不

勝怒而出及易焚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鄆而入三日復出

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

無出周公自出故也胡傳曰人主無誠怨之心而下要大

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

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而入矣又叛盟而出奔則是自絕

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出者見周室衰微政教號令不行

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出者見周室衰微政教號令不行

下耳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或曰瑣當作璫

儀釋而歸之楚使成焉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

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欒武子聞晉人楚人將成冬華

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晉人楚人將成冬華

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足歲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

罷許偃盟於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

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林氏曰盟於宋西門之外

不書所以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狄地左傳狄人問宋

人敗之夫以晉之強爲諸夏盟主何汲汲於成楚而有事於宋之盟則以讒慝交行二三其德內無罪而殺大夫外失信而攜諸侯而於是楚人伐莒晉不能救鄭人圍許晉不能服由是外託息爭之名內懷疑懼之意以汲汲於北矣楚爲成是以吳強於東楚橫於南秦伐於西狄侵於北矣乃以詐敗狄之師焉究之敗狄之榮何補於屈意成楚之辱故經削西門之盟而不書而於敗狄則書人明年卻冬

十月

冬備時月○是

師辭與列國無殊以深著晉之不伯也

癸未

八年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以伐秦也晉爲盟主微會討貳

可無言乞而此之伐秦以復私怨與諸侯無與焉且諸侯皆有或心而晉與楚成懼不得諸侯矣是以卑辭以乞焉

乞師者不

三月公如京師

始朝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

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以伐晉諸

家大表專

卷之十 成公

四

侯是以陸於晉五月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
 秦師敗績胡傳曰諸侯每歲征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之
 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
 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
 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
 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愚按王臣會伐而經不書不與
 晉人得以私怨用王師也且書會劉子成子則似如京師
 者乃以請師天王之故故不書亦以重朝王也不書及秦
 人戰秦師敗績者又以胡王而後會曹伯廬卒于師宣公
 伐王師在焉不使秦人得抗王師也曹伯廬卒于師宣公
 芻蕘立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告冬葬曹宣公左傳曹人使公
 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也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
 臧將亡國入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
 邑是役也晉有恤勞之心諸侯有討賊之志其庶幾焉矣
 甲簡王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渠丘公卒子黎夏
 甲九年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歸易辭晉為秋叔孫僑如如齊逆
之請而復之

女左傳曰稱族鄭公子喜帥師伐許脩舊怨也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曰舍族尊夫人也愚按此蓋史氏承上省文耳前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後襄公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皆然似不必過求其義婦者有姑之辭氏氏於魯也林氏謂

妾姑則不氏以別於嫡姑亦未知然否也以者不以者也胡傳曰大夫不以於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娶於

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

禮之節焉其可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于秦伯

卒桓公卒景公立

乙酉簡王十年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不日也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嬰齊仲遂之子歸父之弟宣公十八年逐東門氏歸父奔齊已乃又使嬰齊紹其後更曰仲氏胡傳

曰此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癸丑弟不可以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胡傳曰稱侯以執伯討也負芻殺其太子自立至是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見其同以討罪爲心師還自秦而諸侯已請討矣故同盟者同心也同盟之辭同而所以同者不同皆因事而可考也同以討罪爲心故皆書爵然衛侯在喪而亦爵負芻罪人而亦爵則有未盡善者焉將討負芻之罪則不當使列於會既列於會而同盟矣而後乃執之故於後曹人得有辭以請而負芻竟不誅矣是失罪人也故雖稱晉侯以執而負芻不名以諸侯實曹伯之也雖然賊所當討不必以既列於會

公至自會

告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公卒子楚平公成立

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及暴隧遂

仗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夫楚人背盟猾夏其罪
著矣而曷爲以楚子書曰前年鄭人無故伐許則楚之伐
鄭蓋亦有辭西門之盟春秋不書此在傳以爲侵而結書
伐又所以著荆楚之強而晉及諸夏莫之能遏晉主夏盟
不能刺許是懲而反引之以與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河盟其背盟猾夏將無足怪也

恭○日厚之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

爲人爲大司寇鱗宋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

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龍乎

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

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

師討猶有戌在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

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離土華

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左師二司

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齋

爲司寇以靖國人胡傳曰元之奔晉與歸宋皆不省文者
著其正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許之討而後歸可謂正矣
愚按書華元自晉歸于宋者內外與之也蕩山稱國以殺
而不攻其官不與以討賊之辭不能正君臣之訓於早而
至於攻以殺之罪累上也山不氏絕之於公族也華元
之討正而有不盡正者非王命非君命而專殺大夫也冬
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

魴音秋。鍾離吳楚間地。左傳曰始通吳也。按吳以

國舉禮未同於中國也列卿會吳無貶辭者吳雖猾夏未
至如楚之甚且周室懿親也但以其用夷禮晉王城而外
之耳晉之通吳欲以病楚於志若無惡焉故列卿則書名
然亦以羞之也殊會以外之以諸夏之無能爲而通吳爲
失計也胡傳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
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粗于向意在賤夷狄
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成襄之間中國無伯許遷于葉
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視吳聖人蓋傷之許遷于葉
葉食業反。○葉今河南葉縣左傳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
於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按楚人遷許而以許自遷爲文

者因許志也且不與楚之得以求安著小國之失所也李
氏曰許遷其國而主楚之昵楚以求安著小國之失所也李
其亦不善擇所從矣

丙簡王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傳曰雨而木

戊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亦脅木者君臣
將執於兵之微也愚按雨著於木凝陰不啓於是乎木冰
陽不勝陰也陰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子鄭公子喜

帥師侵宋左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宋夫鄭背諸夏而即荆蠻惟利之從其罪著矣傳言伐而

經書侵著鄭之情也姑掠宋以嘗晉也宋合晉楚之成而

鄭依附楚以侵宋亦以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謹天晉侯

使欒黶來乞師欒於斬於玷二反欒書之子左傳晉侯

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夫諸侯必伐鄭乃與師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
事火集專參之卜成公

師焉樂繫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夫晉之討鄭宜也然
內難之不恤而爭諸侯非計也其曰來乞師者晉楚成矣
宜無所用師矣而不免復爭鄭也則無甲午晦晉侯及楚
以令諸侯矣故須乞也乞者不伯之辭甲午晦晉侯及楚
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鄆陵鄭地左傳晉師起
楚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
楚可以紓憂武子曰不可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戰
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
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范句趨
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
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
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
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伯州犁侍於王後伯州犁以公卒
告楚子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
厚不可當也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
良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
淖欒鍼掖而出之晉呂錡射楚子中目楚養由基射呂錡

伏從死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韓
厥乃止晉人因楚公子伐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
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尊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開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
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子不可以待
乃宵遁晉人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
之謂也楚救鄭而經不書救不與楚之救也謂楚無庸愈也
西門之盟故也而楚乃益肆矣以晉侯及是戰者范文子
不欲戰矣而晉乃終於戰謂貪一日之勝而忘君臣之憂
也書楚子鄭師敗績者楚子集矢於目則君之傷爲重故
不言師鄭師敗績而君免則書師敗績也此師之與也楚
鄭之罪爲多而經若重責晉者晉厲方無道而力爭諸侯
聖人欲晉之自治蓋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師還及瑕侯
亦猶范文子之志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師還及瑕侯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
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

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
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
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稱國以殺不秋公會晉侯齊侯
去其官二卿相惡而楚子之令不行也
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
衛侯出於衛公出於懷潰宣伯通於穆姜欲取季孟而取
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而設守而後行是以女不可是皆君也
公待於懷潰申宮徹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女不可是皆君也
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
於壞墮以待勝者卻擘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
不見公夫鄆陵之戰齊衛師皆未至則後期不獨魯也晉
以讒慝公行而自絕於魯此可見晉德之不脩而鄆陵幸
勝內憂乃滋大矣魯以內難之故而後期晉不之察而不
見其君而執其老晉自絕魯耳魯侯何闕焉故直書不見
公而不以爲諱言咎之在晉公至自會闕之辭也無公會尹
也非魯之不列於諸侯也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未服又恐諸侯之貳己故藉王

師以爲重先尹曹伯歸自京師左傳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苦

子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了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

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敵邑敢私布之晉人謂

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胡傳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

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

蒙賞惡不卽刑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篡立不能

因晉之執真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其主矣愚

按子臧之事人以守節高之抑知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

立之此諸侯之正也負芻弑君之賊不可以君曹者也使

欣時於此受王命以君曹而正負芻之罪以慰先君之靈
以報太子之讎以順國人之心誰曰不宜不知出此而區
區以節自守卒使弑君篡國之得逞其志是
縱賊而庇之者卽欣時也其節亦何足尚哉
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茗丘晉地稱人以執非討也讒人
而不敢以歸也左傳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于茗丘疑也疑
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

也甯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
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逐文子於茗丘公還待於鄆
也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魯平公至

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偃成公弟也左傳公使子叔聲伯請

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

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讎仇亡而為歸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冬十月出叔

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於扈歸

刺公子偃召叔孫豹於齊盟盟晉志而以魯及者以魯盟

偃內討之辭然僑如奔而子偃刺又以見魯刑之失平也
丁酉簡王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
左傳鄭子駟

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夏鄭太子駘頑
侯猶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此帥師而以侵書
陋之也鄭侵晉衛救晉不書存晉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
伯也晉伯何足存亦以維諸夏也

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

周卿上柯陵鄭地杜氏曰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
二卿會晉爲兵主而先尹單尊王臣也林氏曰言同盟尹

單與盟之辭也夫不服鄭替也上盟王臣抗也故會皆書
爵而盟記月日以謹之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

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同盟於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
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蓋畏楚也楚救鄭不書不與楚以

救也尊秋公至自會廟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通
王師也

人蒙衣而入於閔鮑奉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
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譎我夫人怒國子相

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
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遂別鮑牽而逐高

無咎無九月辛丑用郊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
咎奔莒九月辛丑用郊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

咎奔莒九月辛丑用郊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

春秋美專卷之十成公

三

月上辛愚按周正子月上辛圍丘之郊也夏正寅月辛日

祈穀之郊也魯郊當用寅月或曰用郊者用人享叩其鼻

血以薦也若據邾人執郈子用之文則或說亦近是其罪愈大矣要之九月非郊時也晉侯使荀偃

來乞師鄭將伐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伐鄭左傳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有一月

公至自伐鄭廟告王申公孫嬰齊卒於狸脤脤音蠶○狸脤

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

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

反爲大夫歸至於狸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

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按此蓋謂舊年沙隨之會

狸脤公適出會及公歸而後卒之也十有二月丁巳朔

日有食之亥月日食邾子獲且卒獲俱縛居碧二反○晉

殺其大夫卻錡卻犖卻至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耶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羊五
田五亦嬖於厲公卻擊與長魚矯爭田矯亦嬖於厲公樂
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使楚公子莸告公曰
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
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公遂怨卻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
必先三卻族大多怨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
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社而偽訟者矯
以戈殺駒伯苦成叔及溫季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
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
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胥童爲卿
稱國以殺樂書及羣嬖與殺之也三卻非楚人滅舒庸舒
無可殺罪不去其官者殺之以罪也
以楚師之敗也又恃吳而不事
楚簡王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舊

子三
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執公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
韓厥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閏月乙卯晦樂書中
行偃殺胥童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曰晉殺其
大夫愚按胥童之罪大矣然非君殺之也曷爲不言晉人

春秋集傳
卷之十
成公
三

非討罪也非討罪故書大夫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有罪故書名諱義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是同名不諱
作舊名諱義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是同名不諱
今俱作蒲恐字誤○左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
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營士魴逆周子於京
師而立之生十七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
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武宮逐不臣者七人按弒
敢不惟命是聽乃盟而入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按弒
君未有以國舉者以國舉狄之也略其人不足誅也主乎
弒者樂書然書非獨能弒也中行偃士句韓厥程滑荀營
士勳皆與於弒其君者也弒之者眾則曷為不書人曰厲
公無道國人無戴之者死無與於難者是弒之者國之所
同人不足以該之也君臣相殺人道盡矣人不足以為罪之
則曰晉而已以國則當國齊殺其大夫國佐難故殺國氏之
者其罪魁也樂書是也穀叛之罪矣公如晉始見晉夏楚
佐有棄命而先歸又以穀叛之罪矣公如晉始見晉夏楚
然殺之則非討罪也為慶氏之語也彭城宋邑左傳鄭伯侵

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伐宋取朝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

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

日復入以惡曰復入胡傳曰此伐宋以納魚石也其不日

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諸侯納之正

也諸侯世也大夫復入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諸侯納之

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盂是矣愚

按此大惡也而楚鄭書爵斥其君也己為國君而釋君而

叛臣是助誰不效之彭城不繫之宋者責宋不能守也

公至自晉告廟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曰晉范宣子來聘且

有秋杞伯來朝左傳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凡六官於是乎

禮不陵正旅不偪師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

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

昏○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當時厲公恁地

弄得即當晉室大段費力悼公歸來便做得恁地好恰如

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赫然一新儘勝過八月邾子

桓文矣但桓文是白地敞起悼公是現成基址八月邾子

來朝邾宣公即位築鹿囿左傳曰書己丑公薨于路寢左

傳

來朝而邾宣公即位築鹿囿左傳曰書己丑公薨于路寢左

春秋大義專卷之十成公

曰言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華元如

晉告急韓獻子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

救宋過楚師於麇角之谷楚師還宋圍彭城不書其境也

楚嬰齊救彭城不書不與其救也助叛臣也

故人之侵無名也晉救宋不書未成救也

來乞師焉魯君新喪未恤其憂而來乞師使與於金革之

事魯亦不能以禮辭也

大國之命皆非禮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朶

虛起居反朶他丁反○虛朶地

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

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諸侯無貳其同可知矣

君成公

左傳曰

書順也

丁未葬我

春秋集傳卷之十終